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八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攺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疏 正義曰儀禮釋官曰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序為少異耳張氏爾岐云據注此州長習射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為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比興賢能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吳氏廷華云此禮當兼鄉大夫州長之射言注疏各舉其一耳州鄉之屬故亦曰鄉敖氏曰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宮亦飲酒而習射也此射與上篇大同小異惟多射一節耳亦飲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郝氏敬云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為威教民自衛其來

尙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於射比其儆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爲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爲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中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爲鄉大夫賓興鄉射爲州長敎民士大夫欲習射孰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射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於庠庠鄉學習射於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爲庠射則爲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盛氏世佐云此篇陳天子之州長春秋習射之禮鄉老及鄉大夫賓賢能詎亦用此禮詢衆庶侯國亦如之注專指諸侯之州長似未備先儒或目爲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蓋以禮屬民而讀灋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爲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爲州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鄭讀術爲遂孔疏云此蓋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

也又云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朱子通解學制篇既竝列諸說而斷之曰孟子說與上下數條皆不合未詳其故又云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行不可得而變革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出於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讀者亦不必深究也斯言眞得闕疑之旨矣然以諸說之時世先後考之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之禮爲正蓋周之學制自春秋時已廢不復講故佻達成風子衿作刺魯僖能修泮宮史克至作頌以誇美之及其季世七國兵爭此制益蕩然矣故孟子所至輒惓惓以興復學校爲勸說然其名號沿革之詳容有得之傳聞而失實者又況漢儒據摭灰燼之餘襍以夏殷之禮何怪其參差而

不相符乎乃若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而鄉飲酒義即儀禮之義疏也亦不容有誤鄭君據此極爲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爲無稽之譚乎褚氏寅亮云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爲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學宮之禮案之各經義都不合故不可從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

（疏）正義曰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　張氏爾岐云此射禮先與賓飲酒如鄉飲酒之儀及立司正將旅酬乃暫止不旅而射射已更旅酬坐燕並如鄉飲凡賓至之前賓三退之後其儀節並不殊也此下言將射戒賓陳設速賓凡三節皆禮初事○校勘記曰注鄉大夫若在焉鄉

誤作卿不言拜辱辱下疏有者字 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賈疏云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釋官日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州長爲士周禮州長次鄉大夫一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卽州長也盛氏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衆庶與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爲主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謂大夫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非胡氏肇昕云注云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謂鄉大夫若在州之中則習射鄉大夫主之經所謂主人則稱鄉大夫非稱州長也疏誤會注意空爲盛氏所駁云戒猶警之也語也者張氏爾岐云賓以州中處士賢者爲之若大夫來爲遵則易以公士方氏苞云冠之賓贊始汎戒之前期三日筮之旣筮而宿之前期一日告之鄉飲鄉射則並戒宿於卽事之日何也冠子私家之事雖前期宿戒尙恐奪於公事興賢能習射則國政也鄉大夫旣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衆賓之當與衆公卿大夫之來觀者預備之矣春秋習射其法有常

其人有定故可以及期戒速同日而畢事也吳氏廷華云射爲行禮之事最重謂當先期戒賓此與鄉飲俱不言先期亦文省耳鄉飲注乃造作夙興字遂有戒賓與射同日之說不知戒者先期告之使之致敬何等鄭重若與射同日則召賓足矣何必曰戒之此皆因鄉飲酒有不宿戒之說故據之不知彼無所謂使能不宿戒者蓋謂諸職事皆能而孏於禮故不必宿戒之若以賓言則何得曰使云出迎出門也者盛氏世佐云主人戒賓必詣賓家請之賓出己家大門外迎主人辱疏謂出序之學門外非云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己也者敖氏曰請亦謂致戒辭而請之爲賓也請下似脫一賓字方氏苞云州長敎民習射故賓不宿戒不固辭一同鄉飲酒但不言拜其辱益此賓或在朝公士或不仕之君子與鄉大夫所舉賢能不同卽或用庠序中學士亦奉長吏之敎令而習禮無所爲其辱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兩云賓拜辱此則云迎送拜辱明其意迎送指其事無異也注說似求之過矣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郝氏敬云射必有賓敎民序也不謀賓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胡氏肇所曰此賓賢能之後將習射以合民儲材不能遠繩以觀德故注以不謀賓爲事輕也引周

禮者鄉大夫職文五物者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馬融論語注曰一曰和志言其平心志也二曰和容言其和威儀也三曰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曰和頌言其合音節也五曰興舞言其中舞蹈也與鄭說異

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退還射宮省錄射事

疏 正義曰賈疏云射宮鄉庠州序也省錄射事下文張侯等事也

無介 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

疏 正義曰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有介此無介者鄉飲主於禮賓此主於射序賓之禮略故不立介以輔賓也敖氏曰無介者以介尊次於賓同於大夫射時難為耦也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近似而末得其情也謂略於序賓則賓長三人皆得受廩而獨略於介何義乎謂難與合耦則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介必學士之越其曹者乃不得儕於羣士而與大夫耦乎蓋大射鄉射公會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次比者賓

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衆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倡衆耦足矣無所用介鄉射無介則黨正之齒位可知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賢者衆多不可以賓介盡之公食大夫則異國之臣惟正客當此盛禮而介不與禮以義起各有所當耳案此說可備一解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序疏正義曰賈疏云鄉飲酒在庠庠有室此據州長射於序以其無堂無戶牖設席亦當有戶牖之處耳敖氏云不言戶牖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方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閒也明矣凡席於此者皆東上經不悉見之也惟爲神席則西上方氏包云燕禮司宮席賓于戶西東上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將醴賓改筵東上則凡賓席皆在戶牖閒可知矣下經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牖閒之常位明矣注疏之說非高氏愈云賓席南面居尊位也鄉飲酒禮不及布席之面此詳之褚氏寅亮云下經云尊于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閒似州序實無室者盛氏世佐云此賓席亦當在牖前經不言者容射於序也鄉

大夫射於庠庠有室云牖前可也州長射於序序無室云牖前不可也序何以無室也州之學小於鄉其堂淺去其室壁之限堂斯深矣無室則無房本記曰出自東房為射於庠言之也敖氏據此決其有室非序雖無室然其制亦三門五架與大夫士之私室殊而謂席賓於戶牖閒亦非

眾賓之席繼而西

言繼者甫欲習眾庶未有所殊別

疏正義曰敖氏云眾賓亦眾賓之長三人也繼繼賓席也云繼者明其以次而西眾賓之席亦皆不屬而東上蔡氏德晉云眾賓之席以次相繼而西皆南向當西房之外也　注云未有所殊別者褚氏寅亮云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坊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西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眾賓同可知韋氏協夢云此所謂繼卽鄉飲所謂不屬眾賓之席依次而西不相接屬以便升降也張氏惠言云賓有席西拜知席不與眾賓繼又禮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西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卿之位在賓西眾賓之席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胡氏肇昕曰經言繼而西言眾賓之席皆在賓之西相繼而西非謂眾賓與賓席相連屬也鄉飲言眾賓之席不屬此言繼而西互為詳略非有異也方氏苞謂鄉飲與賢能以獻於

君使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於與之之日鄉辨其等列若春秋習射鄉公士爲賓亦空與鄉之學士齒無屬過爲匾別說似太泥

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阼階東階

（疏）正義曰敖氏云阼階上東西節也南北當東序凡主位皆然褚氏寅亮云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序端韋氏協夢云主人席當東序則西面北上鄉飲有介席與主人席對此無介則主人亦無對席矣胡氏肇昕云西序雖無介席而眾賓多則亦席於西序但不得與主人席對耳張氏惠言云記云面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賓西眾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

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席之東即房戶之間也張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篚以貯爵觶尊南東向陳之首在西高氏愈云設尊於賓席之東者賓與主人酌之皆便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間此不言房戶閒而言賓席之東者容或有射於序者無房戶可言也賓席隨地而移故依之以見設壺之處且與前互

倘此古人立言之法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下篚亦以貯觶

縣于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疏】正義曰敖氏云縣不近階者空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蔡氏德晉云鄉飲無射事則縣於階閒今辟射位故縣於洗東北也韋氏協夢云水在洗東縣又在水之北於洗為東北注云此縣謂磬也又云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者賈疏云周禮小胥職云半為堵全為肆鄭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為肆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西縣鐘若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廂有鐘磬二簴為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故云無鐘敖氏云縣謂縣鐘磬與鎛於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為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鐘次鎛鼓鼙

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鐘師職云掌以鐘鼓奏九夏鎛師職云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是禮亦有鐘鼓鎛明矣褚氏寅亮云小胥云凡縣者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不待言卽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者果何屬乎經雖無明文注及疏以義差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面縣鐘士則有磬而無鐘也東磬面鐘合之乃成肆就東面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鐘直半爲堵而巳無鐘則無鎛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鍾鼓鎛恐未旳盛氏世佐云縣編縣也不言所縣者所縣非一等也天子之鄉大夫州長遂大夫皆判縣鍾磬二肆諸侯之鄉大夫半之鐘磬爲一堵天子之縣正特縣鎛磬一肆諸侯之州長半之唯磬一堵斯禮也實乘此數者故也大夫判縣當東而分列今皆在洗東北者辟君也大射君禮本合三面皆縣以辟射位闕其北唯東面各一肆故於大室辟之又案春秋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孔疏云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

據此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有鐘磬與鑄之樂其有之者蓋出於特典此在公所行禮雖未賜亦合鐘磬俱有鑄未聞據賈疏則卿大夫以下皆無鑄也下經云不鼓不釋則鼓亦有之以其非金石之樂大夫士皆可用也此與上篇皆大夫士之禮敖氏葆引天子諸侯禮釋之誤經云西面則鼓之者東面矣若有鐘在其南鼓又在其南皆面面也鼙未聞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

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卽其足也是以取數焉

疏 正義曰敖氏云射布而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不寧侯遂以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而不改與下綱謂已繫者也綱不及地武則下个亦然張氏爾岐云侯制有中有躬有舌有綱有緽中其身也方一丈倍中以爲躬中之上下橫接一幅各二丈謂之躬也倍躬爲左右舌用布四丈接於躬上左右各出一丈爲舌下舌半上舌用布三丈接躬下左右各出五尺也其持舌之繩謂之綱綱維其綱於幹者又謂之緽上下各有綱下綱去地之節則尺二寸程氏瑤田云司裘職王及圻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也據大射儀列國諸侯與其羣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卽引大射儀謂皮侯也然則大射未有不用皮侯者

若賓射天子亦張布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
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豻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
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之侯
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張五采之侯注謂五
采畫之侯是也又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畫
獸之侯即此下記所謂白質赤質布侯之等蓋皆以獸畫
於布是天子於燕射亦張布侯也下記鄉侯乃此經鄉射
之侯而不用下記之獸侯注以鄉侯采法無正文以其爲
賓射之類故約之爲二正之采侯也記侯詳是記者注云
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獸侯此侯然則雖詳
是記而非鄉射之侯也又案鵠正二字散文雖通而實有
別故司裘張大侯則曰設鵠大射儀二張三侯則曰見鵠梓
人張皮侯則曰棲鵠若射人職言正則非皮侯也是以注
解鵠字云侯所射也以皮爲之又云以正席豹熊麋之皮飾其
側又方制之以爲羣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其解正
字但云所射也以其爲布侯也故孔沖遠齊風猗嗟詩正
義云正之廣狹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
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也盛氏世佐云案鄉侯以
布爲之侯中用布五幅幅長一丈廣二尺古者布幅廣二
尺二寸以二寸爲縫諸幅皆以二尺計之又以一幅橫接

於中之上下謂之躬躬各二丈其接於躬者謂之舌亦謂之个上舌四丈下舌三丈上廣下狹也合之用布十六丈下綱不及地武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焦氏以恕云侯之上下方左右各上有五尺之躬其上方又各有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緩以綱而繫之於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焉所謂以張也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侯以左為尊故事未至則不繫左下綱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个而以綱束之也下个出於躬五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五寸矣褚氏寅亮云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也張氏爾岐云侯向堂為面以西為左射事未至故且不繫左下綱並綱與舌向東掩束之待司馬命張侯乃脫束繫綱也盛氏世佐云案中讀如字釋文丁仲反非侯下舌三丈中掩之是所掩者丈五尺也姜氏訓中為侯中之中謂掩其中而束之也亦是一解焦氏以恕云謂之中掩者侯中一丈而左右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故曰中掩也不繫左下綱猶若未張者然故下文比三耦之後更曰司馬命張侯也方氏苞云凡經文彼此互見者其見之各有所空如畫物者司空之屬埽所畫者司宮其升降皆自北階

義當於大射見之大射旣詳則丹墨尺度升降所由不容有異而鄉射之畫者埽者或州之有司或州長之私人不容言而可知侯綱去地之數掩束左下綱之度說左繫綱之節義當於鄉射見之俾學士私居習射具知其儀法鄉射之旣詳則大射惟著三侯之高下與設張者量人與巾車而已聖人制禮審則定類而使人曲得其情聖人之文隨事異形而搢之各有其地凡互見者皆可以是推之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疏】正義曰注此乏去侯校勘記云乏監本誤作之○敖氏云爾雅曰乏之謂之防說者云如今林頭小曲屏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之此乏之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也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西五步亦謂侯黨之西也然則此乏其南十丈其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與郝氏敬曰乏以皮為之形如曲屏唱護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於內以避矢矢力至此乏竭故名之黨偏近也玉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益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黨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張氏爾岐云乏之狀類曲屏以革為之唱獲者於此容身故謂之容

矢力不及故謂之乏黨旁也三分侯道而居旁之一偏西者五步此設乏之節也侯道五十步步六尺計三十丈乏之居三之十西五步故云北十丈西三丈必於此者取可察中否唱獲聲達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此言設乏之法也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其南北節也西五步者東西節也其黨郝訓偏近得之蓋侯道三十丈若第云三分侯道而居其一未知其近堂與近侯與惟云居侯黨之一而後知其去侯十丈也先儒以侯旁釋之其義頗晦且經云西五步則其在侯西偏明矣何必以黨為旁乎高氏愈云侯道五十弓參三之而近侯身者居其一則下以瞻中否而上得聞唱獲聲於近遠為得中也又居西偏五步則為矢所不及矣褚氏寅亮云聶氏崇義曰乏縱廣七尺有半以牛革鞔淥之陳氏祥道云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為乏謂之容以獲者所扉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自室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苞亦云遠於堂而與侯近故曰侯黨與郝說同但以黨為旁既混於西五步之文而以黨為偏近謂參

分侯道而居侯偏近之一義亦不顯三分侯道而居之其一
知其近侯而非近侯堂者經以侯字明之非以黨字明之也考
經文以侯黨與侯道對言皆實有所指若以黨爲偏近與
上文道非同類矣今案黨所也左氏哀五年傳何黨之乎
杜注黨所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往黨衞侯何注黨所也劉
熙釋名釋州國云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
黨也然則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謂參侯道而居侯所三
分之一也王氏引之云之一二字當在乏參侯道下讀乏
參侯道之一爲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
侯道之一也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言乏參侯
道之一故注言此乏去侯北十丈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
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
故注言去侯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爲
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
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
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
也

右陳設

爇定內謂之爇定猶熟也謂狗熟可食疏正義曰注猶熟也校勘記云熟徐本通解俱作孰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鎦出宏從孰後不具校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退賓送再拜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疏正義曰敖氏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盛氏世佐云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明矣鄉飲酒禮不言主人服而其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戒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賓輕重之差於此可見敖說非方氏苞云興賢能國之重典也故戒賓宿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也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則前此皆常服可知矣淩氏廷堪云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倒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賓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氏之說當矣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

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敖說是也胡氏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淩氏韋氏從敖說與注異考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雖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以見於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朝服而謀賓介耳記在作經者之後不得云例見於鄉飲也鄉飲介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之所略不得於速賓始言朝服令人疑宿戒之相殊也注說甚精不得據敖說而駁之

賓及衆賓遂從之

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而與之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間而事則賓相授也

右速賓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 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飲賓之事迎賓拜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衆賓一人舉觶爲旅

醧之端遵入主人獻遵自酢工笙合樂樂賓主人獻工與笙乃立司正以安賓察衆凡十節皆與鄉飲酒禮同此爲射而飲其後即詳射事○及門敖氏云門學門也韋氏協夢云鄉飲行禮於庠鄉射行禮於序庠序唯有一門故皆直言門而不言大門內門　注云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盛氏世佐云若射於序則爲之相者其黨正與吳氏廷華云飲射皆公事不當用家臣鄉飲注以相爲主人之吏蓋以屬官言是也

揖衆賓差卑禮宜異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同是鄉人無爵者唯據立爲賓者尊故於衆賓云差卑

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

疏 正義曰高氏愈云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以者賓之進退似主人也胡氏肇昕云以與聲之轉主賓相接爲平等之稱故曰與也

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今文皆曰揖衆賓

疏 正義曰注云少進差在前也者敖氏云少進謂少東方氏苞云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揖讓也鄉飲酒之謂賓介禮宜同盛氏世佐云少進謂少北旣云北上又云賓少進者衆賓雖皆北上其實比肩而立賓序在前去衆賓差遠也敖說非程氏瑤田云鄉飲酒禮注皆入門西

東面疏以主人至門內霤待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霤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衆賓堂下西階西之位準此矣賓位直西序衆賓以次而南少退於賓據賓降辭洗降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於階而遠在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位亦不得南於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衆賓位必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立于洗東西面然則兄弟退於主人皆曰洗東雖衆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當洗主人位在兄弟上雖近於洗必少北於洗準此以定賓位南北之節北不迫於階南不踰於洗矣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

疏 正義曰言皆行者賈疏云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敖氏云皆行言皆先後也郝氏敬云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行也方氏苞云主人揖賓前後儀法皆與鄉飲酒同惟此言皆行鄉飲酒主人與賓揖讓而升介至衆賓徐進至階下事不相連鄉射則衆賓皆隨賓而行也與賢能則全用賓主之禮故聽其自行教射則兼用有司之法故使之隨行黨正之正齒位賓入而衆賓從之亦此義也鄉飲

酒之衆賓主人不酬而鄉射則衆賓長亦受酬以大夫不與則長正當介位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並不宜曰皆胡氏肇昕云案方氏從賈疏說然此節究以敖氏郝氏說爲當　注云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者敖氏云主人升一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方氏苞云凡敵者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謂舉步少有先後耳此賓州民也故州長先升一等而後賓升燕禮則賓升公降一等而揖之義亦類此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此盛其禮以尊賓爲敵者之禮也此言主人升一等賓升射禮賓較卑故不敢與主人並升與鄉飲酒異也舊說多誤矣氏廷華云主人有道賓之義故先升然不讓則疑於倨故讓至於三又主人既先道賓自宜後升注以爲進宜難無謂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主人拜賓至此堂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將獻賓也【疏】正義曰主人坐取爵校勘記云通解無坐字○

韋氏協夢云以降降洗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重以主人事煩賓也今文無阼階㊣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坐奠爵奠爵於階前也　注云今文無阼階者胡氏承珙云今文無阼階似當作今文無阼階前蓋今文但云主人西面坐奠爵而已若只無阼階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爲句讀爲王前蠋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矣下文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阼階前故鄭從古文**賓對**對荅**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飲潔敬也古文盥皆作浣㊣正義曰注飲潔敬也　校勘記云飲徐陳通解俱作致○古文盥皆作浣者說詳士冠禮**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正義曰當西序東西校勘記云下西字徐本通解敖氏俱作面**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

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乃降將更盥也古文壹皆作一【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主人奠爵不言西面賓拜洗主人奠爵不言北面故此詳之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有矜莊之色【疏】正義曰朱子云賓降案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於賓也凡進物曰獻【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席之前敖氏云席之常作之席　注進於賓也進下徐本有酒字與單疏疏標目合通解無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疏】正義曰注猶少辟也校勘記云少釋文作小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疏】正義曰高氏愈云賓西階上拜受爵北面則主人阼階拜送爵亦當北面矣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

祭腨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絶末以祭也肺離上爲本下爲末【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此亦同故文略耳胡氏肇昕云注卻左手執本右手絶末以祭用鄉飲酒文不云弗繚者以彼爲繚祭此絶祭也尙左手嚌之嚌嘗也右手在下絶以授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捝拭也啐嘗也古文捝作說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正義曰降席坐奠爵方氏苞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升席自下賓不空由西以不欲與主人相背變其常故特著之降席本空自西故不言告旨者張氏爾岐云告主人曰旨酒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卒盡主人阼階上荅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人【疏】正義曰注以酢主人校勘記云酢釋文要義俱作酳○賈疏云鄉飲酒不言虛爵此不言洗互見爲義相兼乃備也主人降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賓辭降不言東面今詳之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自外來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篚下當作下篚對前上篚而言以其設於阼階下故云下篚也方氏苞云注疏主人自內出故南面洗賓自外入故北面洗非也古者爲長道通於師鄉飲酒鄉射之主人長也師也賓民也弟子也故雖執賓主之禮而兼存師弟子之義也然則主人之獻賓西北面賓酢主人東南面何也尊賓之義旣明著於戶牖間之面位矣其餘儀節又各有時揖之宁主人實爵於尊南而進獻賓之席前自宁北面賓實爵於尊南而降至主人之席前自宁南面然則燕與大射主人代君賜爵而洗皆北面何也君雖使膳宰爲獻主而膳宰所執則爲賓舉觶之禮若南面則嫌以主人自居其升也從賓之後而由西階亦此義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

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 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 疏 正義曰注主人辭洗進也校勘記云徐本敖本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　云反位從降之位者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復阼階東面面上文主人降注云降立阼階東面面故云從降之位也云主人辭洗進也者蓋主人降在阼階東面面因辭洗進而東南面今復反從降之位也賈疏未明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如初者一揖一讓如初獻賓時

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升字疑衍鄉飲酒禮云賓實爵莘氏協夢云賓既降盥必升而實爵鄉飲酒文略當以此經爲正

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酢要義作醋注同魏氏云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醋主人賓東南面醋主人注醋報經與注以酢爲醋雖此如魏氏說則醋字經一見注兩見也釋文云醋主才各反報也劉云與酢同音義此當爲前注作音而不言下同則此節經注釋文仍作酢歟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

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嚌啐疏正義曰注亦齊啐校勘記云齊徐陳通解俱作嚌不告旨酒己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爵序端擬獻眾賓用之韋氏協夢云鄉飲酒賓西階上荅拜不言北面此主人阼階上再拜不言北面亦互文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疏正義曰鄉飲酒云降洗此降亦降洗也賓降

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疏正義曰鄉飲酒云立當西序東面主人坐

取觶洗賓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先自飲所以爲勸也韋氏協夢云鄉飲酒坐祭不言主人賓兩荅拜不言北面當從此文爲正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將酌己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方氏苞云賓酢主人主人拜賓少退與鄉飲酒同主人酬賓賓拜而主人不少退與鄉飲酒異何也習射以明教即公士爲賓致敬於州長亦宜與鄉大夫同鄉大夫爲國求賢故於賓介受酬之拜皆少退荅過禮以明尊賢之義也以施於習射之賓則義無所取故無此節賓辭坐取觶以興

反位賓辭辟主人復親酌己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舉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眾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此下有主人獻介介酢主人禮今射義無介其儀俱省遂獻眾賓也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荅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示獻賓畢乃與眾賓拜敬不能竝疏正義曰壹拜校勘記云一徐本通解要義俱作壹敖氏作一石經補缺亦誤作一○方氏苞云注獻賓畢乃與眾賓拜敬不能竝似而實非也禮有安分致者有安合致者賓主獻酢自不安使無事者立於其側如謂敬不可竝則四時朝覲諸侯旅見天子與天子大合諸侯為壇於國外五等之君傳擯將幣饗禮同時而卒事君與臣皆為相瀆矣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序端

之爵卽受酢時所奠者案鄉飲酒云坐取爵于西楹下 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

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何常數之有乎 主人拜送 拜送爵於衆賓右 坐祭立飲不拜旣爵授主人爵

降復位 旣盡【疏】正義曰賈疏云降復賓南東面位敖氏云位亦堂下之位賓之南也 衆賓皆不

拜受爵坐祭立飲 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亦升受但不拜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諸於【疏】正義曰賈疏云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 衆賓辯

有脯醢 薦於其位【疏】正義曰賈疏云還據堂下無席者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不復用

右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于賓 一人

主人之吏升賓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疏正義曰升實觶校勘記云實石經補缺葛閔俱作賓賓拜拜受解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疏正義曰敖氏云前篇言受此言取互文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射後賓將舉之爲旅酬故奠於薦西方氏苞云特牲少牢之禮異者詳之同者則互見此篇自獻賓至舉觶於賓與鄉飲酒同而一一復見何也士大夫之祭禮衆所習知故可互見若鄉飲酒三年而一舉士不預教則始與於衆賓者或從於儀惟於州長教射詳之則進而與於賓興者可益淡於禮意下而與於蜡賓者亦衆習其節文矣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僎

疏 正義曰若有遵者敖氏云若有有與此會而爲遵者也張氏爾岐云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定也案鄉飲酒於篇末略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云如介禮也入門左者敖氏云入門左則鄉者賓入之位也不俟於門外別於正賓 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者方氏苞云周官以三公爲鄉老鄉之地廣興賢禮重故諸公樂道化之行而臨觀焉春秋習射即有居是州者亦無爲來觀故遵者唯大夫耳遵者之禮不詳於鄉飲酒而具於是篇何也獻酬揖讓大夫即與賓同諸公雖貴禮無以加故獨著其加席辭洗去席之特異者至所自執之禮祼賓主人每殺爲遵之道則然公大夫一也韋氏協夢云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可見諸公亦與焉此直舉大夫者大夫之爲遵者是其常請公特偶有之故舉大夫以例遵者之禮也云其士也於旅乃入者盛氏世佐云據注則鄉中命士來觀禮者亦得謂之遵矣韋氏協夢云鄉飲酒記謂士旣旅不入則末旅以前皆可入矣蓋士賤旣不得爲遵者必主人請之爲衆賓而後得與其等雖或

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乎注非是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言遵者有公大夫不言入士而記云旣旅士不入是士亦爲遵也葢遵者爲觀禮而來不限夫貴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與爲衆賓之士不同韋氏以爲衆賓之士當爲遵者之士用以駁注謬矣云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盛氏世佐云謂他鄉之大夫士偶來爲遵者其待之之禮隆殺之宜亦如本然也

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疏】正義曰初位門內東面者賈疏云上文賓厭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故知之也敖氏云初位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吳氏廷華云上初位葢上獻畢降立之位在西階西以次而南盛氏世佐云此亦與鄉飲酒禮同復初位者復初降時西階下東面位也衆賓在賓南鄭解爲初入門內之位非韋氏協夢云注說非也主人祇於門內迎大夫而賓與衆賓何必降至門內乎且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與大夫相等旣不可使賓厭大夫亦不可使大夫厭賓觀下文只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而不言賓與大夫序升之禮則賓及衆賓不降至門內可知敖說較注爲長程氏瑤田云初位門內東面指謂賓入門左

與主人相面之處也竊以為此即賓與衆賓堂下直西席之位也　注云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者瑤田謂堂下之位有堂事乃升也事竟則復初位初位者堂下初立賓主直序之位也先是主人酬賓之後將獻衆賓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注云將與衆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瑤田謂斯時賓蓋以事竟復堂下之初位也冠禮冠者見母則堂事竟故賓降於直西序之位主人降復初位也是時冠者方適東壁賓主即降非至字之之時始降也賓言直主人言復互相足也下經賓與主人及大夫取俎授司正及弟子以降矣必皆從之降者亦以旅酬事竟皆降而復堂下初位也

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疏正義曰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敖氏云此賓禮自三揖三讓以至於一揖一讓之儀也主人以爵降盛氏世佐云亦取爵於上篚也

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言尊東鄉飲酒言賓東亦文互見也盛氏世佐云遵者之席於庠則在東房前之西於序則在棟後第二架當左楹之左皆所謂尊東也此亦謂無諸公則

然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方氏苞云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閒遵席于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曰席于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竝遵席與賓正相對而尊必之設也少南然後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偏近於室尊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亦便耳韋氏協夢云自大夫辭洗以前與賓禮同自升不拜洗以後與介禮同惟尊東之席異於賓介耳大夫雖與賓相等而鄉射以賓爲主自辭洗以前同於賓禮所以尊大夫也自升不拜洗以後同於介禮所以尊賓也辭洗以前大夫得如賓禮者以諸公不在也若諸公在則亦如介禮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是也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

疏 正義曰升不拜洗者高氏愈云凡所不者皆不以縟禮煩之所以優尊者也方氏苞云大夫之不拜洗與介不拜洗酬而賓不拜洗同恐重勞主人之荅拜非以其尊也鄉大夫之尊猶拜洗於學士州長與大夫位相近而以尊壓禮非所

安也工則幷不辭洗義可參觀胡氏肇昕云大夫如介禮介不拜洗非以其尊則大夫之不拜洗亦非以其尊也且不拜者主於進者爲言則遵者自不以拜洗重勞主人之否拜也賈疏云以大夫尊故不拜洗不如方說之長主人賓爵席前獻於大夫者敖氏云席前獻其西北面與主人既拜送則亦立於階東盛氏世佐曰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故也敖云西北面非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韋氏協夢云鄉飲酒禮獻介時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此云進受爵則於大夫拜時主人亦宏少退不言者文不具○注謙不以已尊加賓者也校勘記云案不下疏有敢字 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者敖氏云鄉飲酒云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不與盛氏世佐云本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觀此章所陳正與上篇介禮相同蓋爲有諸公之大夫而言也有諸公則大夫之辭加席也亦當如上篇所云委于席端主人不徹此乃云主人對不去加席是又與無諸公之禮同矣何其互異若此歟蕊遵者之來否及諸公之有無皆不可定

經故略舉一二以示例其隆殺信屈之詳必待記而後備記之所以有功於經也然觀乎此則其所謂如賓禮者亦可以類推矣敖氏據此遂謂鄉射之禮諸公不與弁皆記者之失毋乃以辭害意歟

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

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鄉飲酒禮不告旨下云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奠興坐奠爵遂拜執觶興主人介右荅拜此與鄉飲小異當以鄉飲爲正介席東面而南方方爲上故降自南方大夫席南面以東方爲上當降自東方但大夫於西階上卒爵拜若降自東方不若自西方之便則當自西方矣敖氏云主人荅拜亦於大夫之右

注云凡所不者殺於賓也者賈疏云凡所謂經中三事以其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亦是殺於賓之類也胡氏肇昕云注云凡所不者統上不拜洗爲言據此則不拜洗非以優尊者其義益明賈氏之說前後自異當以此疏爲正也

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大夫雖衆然受獻後須一一酢主人如經所陳也辯獻長乃酢雖主人尊賓賤

乃可今大夫尊於諸侯之州長於鄉大夫爲敵不可也賈疏引有司徹爲證非其倫矣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授主人爵于兩楹閒者大夫雖尊若與鄉飲鄉射之禮則屈於正賓其禮但比於介故此授受之節亦惟與介同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疏正義曰焦氏以恕云案注大夫若衆則辭獻之長乃酢賈疏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酢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獻主人酌若是以辭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主賓西階上北面是爲辭獻長乃酢也又主人辭獻三賓惟長拜洗及主人辭獻衆大夫惟長一酢其義則一也若然則遵者兼有諸公諸公亦當辭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從可知矣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坐奠爵拜坐奠爵於大夫右也旣拜當如鄉飲酒禮執爵興然後大夫荅拜卒爵之下亦當如鄉飲酒禮坐奠爵遂拜執觶興然後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

西楹南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受大夫酢不奠於篚者爲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於此也褚氏寅亮云疏說非也旅用觶不用爵前奠東序端之爵獻衆賓訖已奠于下篚此更取上篚之爵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工又別取上篚之爵而今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奠於下篚而文略歟焦氏以恕云鄉飲酒之爵其奠于西楹南獻介之爵也以其介右拜送故也大夫拜送如介故所奠同處然彼西楹南之爵其繼以獻衆賓獻訖乃降奠于下篚此禮於降奠一節文不具疑主人于復阼階揖降時亦當以降奠歟

主人復阼階揖降將升賓大夫降立于賓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疏正義曰敖氏云必降者亞與賓序升也立於賓南下之也鄉射之禮大夫若與則下於賓鄉飲之禮公與大夫若與則皆下於介蓋其禮皆主於士故也張氏爾岐云賓及衆賓自大夫升堂時已立西階下程氏瑤田云大夫謂遵者其堂下西階西之位在賓南賓主之位必相對若伸其尊是奪正禮矣觀下文大夫及衆賓皆升則衆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又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立位矣下記云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云不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據此則易賓或不易衆賓歟衆賓若猶處士固不得加尊於大夫與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疏正義曰敖氏云賓亦厭大夫大夫亦厭衆賓乃升也衆賓其長三人也

右遵入獻酢之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疏正義曰敖氏云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也樂正立於其西西猶未至階也鄉飲酒禮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張氏爾岐云案鄉飲酒不射席工亦與此同此注云辟射位恐非經意或是欲其當賓席耳盛氏世佐云案蒲筵丈六尺工四人席六丈四尺也卽謂周以八寸爲尺亦當今之五丈有奇此豈西階上少東所能容乎且鄉飲酒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此云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文互見也樂正立于工席之西猶于西階爲東則工席更東可知經云少東據工席之最西者言也工賤者先就事布工席亦先布其最西者故經據之而

言也敖說得之下經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辟射也夫將射乃辟則此席不辟明矣注云辟射位固非張云欲其當賓席亦未爲得也褚氏寅亮云言少東則西於鄉飲酒工席故樂正逼近階而立遷樂在後此時已先辟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方氏苞云鄉飲酒無射位工升自西階卽北面坐故不言少東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

疏 正義曰注云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者賈疏云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此臣禮前首燕禮與鄉飲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張氏爾岐云面鼓者瑟首在前也鼓謂可鼓處與鄉飲酒不同者在鄉飲酒欲其異於燕在鄉射欲其異於大射皆爲變於君也姜氏兆錫云注疏變於君之說覺支鄉射禮輕於鄉飲燕禮輕於大射鄉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在後主於將敬也若鄉射只習藝燕禮只達

情而已故可鼓者皆在前以鳴豫也盛氏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之其義乃備蓋以鄉飲與燕禮對鄉射與大射對與則爲變於君以鄉飲與鄉射對大射與燕禮對則又爲將敬與鳴豫之別儀禮一書此等至大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乃爾橫說豎說無所不通信非聖人不能爲也讀者幸以是求之云執越內弦右手相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者貫疏云瑟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是以此禮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深也敖氏云前越去廉差遠故不可挎但執之而已盛氏世佐云瑟體首寬尾狹內越內雖長廣狹亦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拜而狹此疏說也若然則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得深空云挎近尾持之手人得深空云執令以經文考之反是此與燕禮皆面鼓乃云說鄉飲酒與大射皆後首乃云挎鄭公內有弦結之說不可遵矣當以敖說爲正蓋瑟體尾狹則後越去瑟廉蓋遠可挎首寬則前越去瑟廉差遠故僅可執也○蔡氏德晉云鄉飲工入升歌工八獻工然後笙入今射禮不升歌故工入笙卽入俟合樂之後始與笙竝獻之盖主人之獻工與笙特爲

其有事於射而勞之耳若工未歌而得獻則**笙入立于縣**與衆賓等矣此所以俟旣合樂而後獻與

中西面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

疏正義曰注云縣中磬東立西面者賈疏云鄭知不在磬西面面者若磬西面西面則笙者背磬不可故知在磬東西面也蔡氏德晉云笙者入立于縣中當鐘磬之閒與鄉飲酒磬南北面立之文互見也縣在東階上立者西面蓋縣之東也盛氏世佐云案縣中磬南鐘北也此主大夫判縣而言鄉飲酒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與此異褚氏寅亮云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酒磬在階閒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謂立於磬西不可從胡氏肇昕云敖氏謂縣中爲縣中之西然縣在洗東北而笙者立於縣之西面則與磬相背旣違笙磬同音之義且距階亦未嘗不遠也自宜以注說爲正又敖氏謂此與鄉飲立于磬南之意同考鄉飲酒云磬南北面立此云立于縣中西面其不同可知又此與鄉飲磬所縣不同處故盛氏不從其說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

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

疏 正義曰注躬行以成王業校勘記云行下徐本有召南之教四字通解無瞿氏中溶云燕禮注有此四字此亦空有胡氏肇昕云鄉飲酒注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行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注同彼以召南之教屬大王王季周南之教屬文王故躬行下有召南之教四字此注合言大王王季文王下總承云乃宣周南召南之化若於躬行下加召南之教四字則上下文義不相通貫通解無者是也瞿說不可從　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者方氏苞云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閒歌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歌二南使盡志於修身齊家之要可矣江氏筠云此禮與大射俱以射故略於樂而大射不略升歌而略笙閒合此禮不略合樂而略笙歌閒注疏謂二南是鄉大夫之正小雅是諸侯之正不可略其正是也但二禮於歌笙閒合中就各取其一而用之而大射何以於升歌

外別添下管一節彼既樂有二節則此室亦如之又何以只用合樂一節豈以笙閒二者俱係雅詩之故邪玩下無算樂之文與息司正所云鄉樂惟欲者固不同也況鄉飲酒既得備用四節則此室亦可以上取以與大射儀相配矣曰大射儀雖二節賓止足當此之一節此雖一節實不下大射之二節蓋大射鹿鳴三終新宮三終此則周南三終召南三終節雖不同篇則惟一此其所以異也然則鄉飲酒義孔疏合樂之說其不如賈疏之為可信者此亦其一證乎又鄭氏於大射工歌謂所歌惟鹿鳴而四牡二篇則不之及合之此鄉射之樂可以定其失矣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略也疏正義曰注瞽矇校勘記云矇諸本俱誤作矇唯徐本不誤案單疏正作矇○盛氏世佐云正歌謂鄉樂也大夫士以歌風為正鄉飲酒升歌笙閒用小雅禮盛者進取也於此益可見矣敖氏云凡歌至於合鄉樂乃為備此合鄉樂矣故雖不歌小雅亦可謂之備方氏苞云鄉飲酒之樂四缺其三而曰正歌備何也凡樂歌必與禮事相應鄉大夫為國興賢必為忠為孝使民物安阜上下和樂然後可為邦家之基故必備升歌笙歌閒歌合樂而其義始全修業於鄉學之士則所以養其德行而烝於門內

者二南備矣故正歌不過合樂也

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正義曰樂正告于賓校勘記云張氏爾岐曰監本樂字譌細書混疏文內注云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者賈疏云云正樂者對後無算樂非正樂也下射雖歌騶虞亦是堂下非堂上故以堂上決之也○韋氏協夢云鄉飲有歌有笙故歌畢即獻工笙畢即獻笙更越閒合二節乃告備此不歌不笙不閒而即合樂故合樂即告備告備降然後獻工獻笙也

右合樂樂賓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疏正義曰注謂之大師也校勘記云徐本無也字與疏合通解有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者方氏苞云州長習射不宜有大師或大師即其州之人會公事之閒樂與於斯禮又或公卿有賜樂而從以工師者使來襄事耳儀禮釋官云案公賜大夫樂於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

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教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或疑州射而君使樂人共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爲四州十五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之樂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數必多當亦足供其事且諸侯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自不定注鄭氏以意爲說似未可從

賓降

主人辭降 大夫不降尊也

疏 正義曰注云大夫不降尊也者敖氏繼公曰大夫不降亦別於賓盛氏世佐云經不言大夫降以大夫或來或否也若來亦當從主人降大夫不尊於賓也注非鄉飲禮云賓介降大夫如介禮亦不得云別於賓也方氏苞云凡辭而終降者必有對對後必更見降者階下之事唯主人爲工洗賓降則有辭而無對竝不見賓階下之事蓋賓以降表意主人辭焉而遂止也使三賓大夫皆不降而賓獨降則其升也不可與主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與主人同升是與身受主人之獻無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爲定胡氏肇昕曰注以大夫不降尊也微論大夫如介禮不尊於賓且階上尚有賓長三人經亦不言眾賓降堂

得亦以爲尊乎郝氏敬云獻大師洗爵主賓皆降不言大夫者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盛氏本此爲說較注爲確褚氏寅亮云明無大師主人不降洗賓亦不降也

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

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辭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疏正義曰注辭主人授爵也校勘記云辭陳閩監葛俱誤作辭○敖氏繼公云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此以上著大師之禮異也餘則與非大師者同張氏爾岐云左瑟者身在瑟右向主人也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者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與受爵坐祭坐飲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眾工而不洗矣而眾笙不洗者笙賤於眾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疏正義曰注而眾笙不洗者校勘記云眾徐本作著與單疏述注合通解作眾胡氏肇昕云敖氏集說亦云乃著笙不洗者似所據鄭注亦作著字然賈疏述注後又云況眾笙乎又云不取眾笙不爲洗也兩出眾笙字正解注之眾笙不洗也當以作眾字爲正○敖氏繼

公云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矣乃著笙不洗者正使笙師猶不洗也諸侯之笙師蓋以下士爲之言不遂者承工後也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爲射故而略於樂耳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也江氏筠云歌笙閒合四節首二節係兩者分奏後二節係兩者竝爲閒則其所爲者各三合則其所爲者各六乃是自然之次第敖氏何得謂合樂無笙且閒字合字經俱蒙上立文始分奏者至是而閒代爲之故云乃閒猶其事兩分至末而二者并合爲之故云乃合樂謂合非工笙之合則閒亦非一歌一吹之相閒邪據此經先著工之入次著笙之入而云乃合樂以承之其爲笙工之合奏甚明又考經之著笙入因樂南陔而著之者鄉飲禮工與燕禮記文是也因合鄉樂而著此經是也不合樂則不復著故大射儀無笙入文若謂無算樂時所用則大射亦無算樂何以經不言笙入乎況諸凡樂工之獻俱以有事而獻未有無事獻者亦俱於卽事後獻未有先事獻者其必不然明矣蓋敖氏泥於燕禮遂歌鄉樂之文考經所云歌者賓皆不止歌之一事於鄉飲燕禮樂備四節而工告所樂備但云正歌鹿鳴三篇歌瑟竝用而經唯云工歌云升歌蓋樂貴人聲以歌爲主言歌則足以該餘事也乃閒之所以必言

笙者以其歌笙異詩故須著之合樂則歌笙共之言歌可包笙在內故燕禮之文然耳且鄉飲酒之禮歌笙並著而共義但云間歌三終益可見矣又案合樂周南召南之樂即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也據注唯於笙以樂言鹿鳴三詩未有云樂者然則此樂之一字非以合笙而得名邪且樂謂人之樂樂之則所云合者明是指工言而非指詩言矣

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疏 正義曰注云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者賈疏云云亦者亦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也上賓降時雖不言衆賓降衆賓卑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褚氏寅亮云獻工奠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賓爵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降奠爵事賓此時亦未便即升盛氏世佐云主人揖讓以賓升之節當在此此經不言者以大師或有或無也

若無大師不為之洗賓亦不降也方氏苞云注謂兼以賓及衆賓升非也賓雖欲降以主人之辭而止三賓則並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大夫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賓及三賓之為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為獻酢崇酒之禮賓及衆賓席位偪介於大夫不安無事而相參若獻工與笙則賓與大夫三賓位在戶牖閒而主人別獻工於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且其儀甚簡賓大夫衆賓何故又相牽率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促正射之節使旅酬舉觶升堂無算爵之禮皆汲汲若不可逮乎胡氏肇昕云經反升升就席承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則專指主人可知前獻工從賓降主人辭降賓之因辭而即止不終降也方說似可從

右獻工與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 禮殺由便

疏 正義曰注云禮殺由便者上文主人受酢爵時禮盛故主人降席自北方此禮殺故降席自南方鄉飲酒禮注不由北方由便是也方氏苞云惟賓酢主人主人升席自北方用升席之正禮尊禮也立司正及將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臨屬吏及弟子乃特變其方以尊主人注皆曰由便似非禮

意胡氏肇昕云臨屬吏及弟子是禮殺於賓也特變其方不用升席之正禮此主人之所以可由便也注自可通褚氏寅亮云此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

側降

賓不從降

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具樂以樂賓故主人洗獻工而賓從降不敢坐覩主人之勤而自安也立司正以旅酬則主人側降而賓不從不敢謂禮專爲己也義不安降而注以大夫尊爲義失之矣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

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旣立之監或佐之史

疏 正義曰注爲有懈倦失禮校勘記云懈釋文徐陳通解俱作解○韋氏協夢云司正爲旅酬立也今未行旅酬禮先立司正者蓋相必主人作之爲司正然後以司正行司馬之事若未作則固不得干其事也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

疏 正義曰賈疏云受命于主人者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注云楹內楹北者敖氏繼公云楹謂兩楹盛氏世佐云楹謂前楹由楹內言其人堂之節也蔡氏德晉云由楹內適

阼階者以樂正坐階際故也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為射事而來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亦請安于賓者飲酒之節宜然也方氏苞云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于賓蓋指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而為言禮辭之體然也而此篇更有隱義旁教射禮嚴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觥代扑賓大夫皆就不勝者之位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禮未備眾賓皆未受酬先舉罰爵而後舉酬所以愧厲之者切矣先以主人之意請安于賓以示主人急於酬賓而會有司之請射禮之旁皋周浹曲得其次序類如此

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辭者亦不敢必主人之終行射事也盛氏世佐云主人所以請安于賓者為行禮既久恐賓身或有不安也賓辭亦恐主身有不安也禮之體人情也至矣如第曰為賓欲去畱之則此賓為射而來事未至而故畱之賓故辭毋乃文繁而詐乎胡氏肇昕云主人請安于賓賓必禮辭皆禮之節次宜然也盛氏泥於安字望文生訓非是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

揖就席 爲己安也今文揖爲升

疏 正義曰注云今文揖爲升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云案上文云賓升席主人升席言升則不言就言就則亦不必言升又云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升今文蓋涉上主人升就席而誤故鄭從古文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皆揖復席注不云今文揖爲升則鄉飲今文亦作揖可知此作升乃字之誤也故鄭不從之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 奠觶表其位也少立自修正慎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

疏 正義曰中庭北面坐奠觶敖氏繼公云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盛氏世佐云案司正奠觶處鄉飲酒禮云階間此云中庭互見也其位同及其爲司馬也乃位於司射之南辟射也敖說誤焦氏以恕云鄉射司正中庭北奠觶及北面立于觶南此爲階間之中庭與鄉飲之側無可疑也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卽此觶南之位也燕禮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大射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亦在階間與鄉飲同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下經設楅于中庭亦司馬暫立於其

南者正其處也至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
退復觶南而立此即前者階閒眞觶之所也記云司馬階
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階前者西階前西面也弟子與後者
俱在西方故於此命之爾記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則司
射誘射之後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鄭云於賤者禮略貫
氏疏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此亦階閒中庭之位耳迫初
射之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
南此則司馬離階閒之位而始定西方東西之位於司射
之南也若作階前中庭之位則教氏盡空說之而無所依
據蓋有心於異同而不知其非也又曰鄉之主於階前者
以鄉飲經文可證也燕禮大射皆不言其位於何所則皆
主階閒爲東西節矣若教氏射謂阼階前直自爲此說耳
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西階前三稱之北也
其未爲司馬之時位於階閒之鄉飲禮固無妨也何以決
其必不在階閒乎若燕禮大如立司正時猶未射也臨射
而始辯似亦無妨也何以決其必不在階閒乎然則經交
於燕射之禮只言中庭而不言階閒者已見鄉飲則文不
具也鄉飲之禮只言階閒而不言中庭者互見燕射故也
朱氏大韶云教此節注云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歟蓋
射時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

位必不在階閒如鄉飲酒司正之位案中庭據南北東西言南北之中謂之中庭東西之中亦謂之中庭敖以爲阼階前南北之中與經不合經凡言中庭無有偏指一階者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在西階前三耦之北其未爲司馬之前經但言階閒言中庭不言阼階前鄭於鄉射北面立於阼南注曰立觶南亦其故擯位疏聘禮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大射皆擯者爲司正此作相爲司正相卽擯也故知觶南者中庭故擯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鄉射司馬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此司馬暫立於南者正其處也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卽階閒奠觶之處也並在階閒中庭惟初射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閒之位始定西方東面之位在司射之南若阼階前中庭之位固無此說鄉射云司馬命張矦又命獲者倚旌于矦中記云司馬階前命張矦遂命倚旌又云命負矦者由其位敖云階前卽觶南之處此云階前下云由其位交亙見也案階前者西階前也以經不言其處故記若之曰階前蓋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故司馬於西階前西面命之至負矦之命則仍自階閒中庭觶南也故疏云司馬

自在己位遙命之是也若在阼階前則離西方太遠況張侯倚旌之命其節次在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納射器下則其在西階前又可知乃移西階之前以就其阼階之說強爲之解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前二命何以云階前於命負侯何以云由其位蓋敖以奠觶之位在阼階中庭遂一誤而無不誤韋氏協夢云堂下至門內霤皆謂之庭通一庭言之則東西南北之中爲中以南北向言之則或東或西凡在南北之中者皆謂之中以東西向言之則或南或北凡在東西之中者亦謂之中此中庭蓋指東西之中而言即鄉飲所謂階閒也注知階閒與中庭爲一而以階閒爲東西節中庭爲南北節則誤矣中庭蓋東西節也階閒乃南北節耳諸氏寅亮云亦當階閒南北之中而不在阼階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閒此曰中庭互文見義　注云古文曰少退立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注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燕禮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觶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

觶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爲少節非以爲退節少下立上不當有退字鄭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進者蒙上退文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其少立下但云坐取觶不言進者文不具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執二觶者鄭竝從古文

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立觶南亦其故擯位

疏正義曰注云立觶南亦其故擯位者賈疏云射禮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爲司正此及鄉飲酒作相爲司正相卽擯也故曰故擯位

未旅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

疏正義曰未旅校勘記云未徐本作末注同恐誤○張氏爾岐云鄉飲酒立司正卽行旅酬今此禮主於射故且未旅恐在射也敖氏繼公云大射儀亦司正已定位卽行射事然則射之正禮以此爲節上下同也經於射事既畢始見旅酬之儀則是時未旅可知乃言之者亦經文過於詳耳方氏苞云司正所奠旅酬之觶

也直待三射事畢然後賓取所奠之觶以行酬故於此曰未旅以明射事未舉而預請安于賓之義又曰鄉飲酒立司正之後即舉旅故此言未旅以別之若不言未旅直承以三耦次于堂西則事之節次不明而僻氣亦不相貫敖氏之說前後皆失之

右立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事於此疏正義曰注司射選弟子之中校勘記云選誤作遷○張氏爾岐云自此以下始言射事射凡三番第一番三耦之射獲而不釋獲第二番賓主大夫衆賓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以樂節射此下至乃復求矢加于楅言三耦之射司射請射于賓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遷樂器三耦取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三耦射司馬命設楅取矢凡九節射之第一番也○郝氏敬云凡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司射選賓有行藝者充之未旅酬先俟于堂下之西南面立長幼以東爲上序立而西

雖有三耦之數尚未定同耦之人立於此待司射比耦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歛也所以蔽膚歛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古文挾皆作接

疏 正義曰有司請射者敖氏繼公云示己不敢擅其事也○注右巨指鉤弦校勘記云右諸本俱誤作南唯徐本與此同胡氏肇昕云案敖氏引注亦作右 云司射主人之吏也者賈疏云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儀禮釋官曰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謂子路於時爲司射大夫士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以掌射事亦謂之司射也大射以射人爲司射又有大射正小射正共贊射事俱與此異方氏苞云注於相曰主人之家臣於司射曰主人之吏此辭未別白以

義裁之皆非也周官王朝大禮皆大宗伯相戴記有發則
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州長會民而
習射於序亦禮事之大者相與司射必於黨正取之主人
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大夫相揖讓且搢扑以涖羣士平
程氏瑤田云此經挾矢矢在弓外居弣下故云見鏃下經
執矢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尙鏃也右手持矢且鉤弦
而見鏃於弣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
前合而以鏃交於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也疏云有
司謂司馬故大射云爲政請射注云謂司馬司馬政官主
射禮諸侯之州長無司馬官直言有司以比司馬也案此
經之相注云主人家臣司正作相爲之司馬司正爲之是
三官一人兼也惟司射注云主人之吏今有司請射爲司
射告賓之詞其非司射爲之明矣州長無司馬官則司正
所作之司馬亦假借之稱然則有司以比司馬或卽指爲
司正數若大射儀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與此經相爲司
正略同此經命張侯命獲者倚旌執旌負侯去侯命設楅
設中取矢乘矢復求矢皆司馬所職而大射儀則司馬師
命負侯注云司馬師正之佐也司馬正命去侯注云司馬
正政官之屬司馬命取矢負侯者因之負侯命設楅司馬
師乘矢司馬正命復求矢此初一番射也其第二番射則

去矦者司馬也第三番射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矦司馬
命去矦云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穴隱蔽而已者賈疏
云主人無穴對大射人君禮有穴在東方不須適堂而也
云袒左免衣也者郝氏敬云袒露左臂也賈疏云凡事無
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
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者案闓與開同決鉤弦以利
發故云猶闓也小雅車攻毛詩曰決鉤弦也云遂射也
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
以蔽膚斂衣也者案文選李陵荅蘇武書引說文云韝臂
衣也周禮膳人注云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說文但言
臂衣而不言射韝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因射著左臂
謂之射韝非射而兩臂皆著之以便於事謂之韝許不言
射韝者言臂衣則射韝捍其中矣胡氏肇昕云韝从韋故
知以韋爲之韝著於臂以斂袖所以利弦也禮經作遂小
雅作拾即一物也故小雅毛傳曰拾遂也又案詩衛風童
子佩韘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玦鄭箋云韘之言沓所
以彄沓手指段氏玉裁云毛公釋韘爲決而箋云韘之言
沓此以禮經之極釋韘也大射云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
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食指無名指將指各一小
指短不用鄭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故字

从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淩氏亥仲亦以鄭義爲長胡氏肇昕云鄭此注云決猶闓也拾斂也決著右擘指以鉤弦拾以藏觳膚斂衣是二物用處不同大射注云極猶放也放義與闓相近與斂相反極所韜指以利放弦即此經所謂決也段氏據以朱韋爲之遂謂鄭以韘沓極爲一非矣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箸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從毛傳以韘決爲一陳氏長發楢古編曰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會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沓用朱韋爲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韘之爲決爲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眞胡氏肇昕云謂沓極所以彄指自與決爲一類與拾之斂臂者有殊賈疏亦引大射朱極三證決當有所本也又按段氏玉裁云決即今人之扳指也胡氏承珙云毛傳韘玦也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玦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指亦可以佩淩氏釋例云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鄉射禮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注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詩小雅車攻決拾既佽弓矢旣調是弓矢決拾皆射者之器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恆矢庳矢用諸散射後鄭注恆矢弓所用也庳矢弩

所用也又云二者皆可以徹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考禮
經之射用弓不用弩其矢蓋恆矢贓又夏官膳人掌王之
用弓弩矢以服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
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佽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彊
也拾謂韝扞也抉拾即抉拾也云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
矢也大射曰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者案
方持弦矢曰挾方持者並持也下文左執弓右執一个注
云側持弓矢曰執側持者獨持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齊
於河司馬彪注方猶並也漢書敘傳下晉灼注亦云方並
也兼弦矢而並持之故曰方持此解挾之義下記云凡挾
矢于二指之閒橫之橫之別為一義貫硯引橫之以釋方
持非是盛氏世佐云案挾矢之法蓋以左手執弣右大指
鉤弦而并夾四矢於第二第三指閒於弓外見鏃於弣如
大射之儀也吳氏廷華云注以拾為藏膺蓋誤認袒為肉
袒耳據曲禮注袒而即衣曰裼孟子集說又以袒裼為露
臂蓋袒去左袖露臂衣非肉袒也凡人見射必袒因謂射
用力故肉袒不知禮射本不尚力左臂亦無所用力也且
據司射著遂注以遂為射韝著之所以遂弦蓋因發矢時
左臂衣袖礙弦故著此以遂之若既肉袒則無礙於弦何
必著遂則射者之袒不過去上服左臂裼衣必去左臂裼

衣者以裼衣是禮服不宜夾禮服不著遂故去之記人因大夫曰袒纁襦公曰袒朱襦士以下不言襦故誤以爲肉袒耳不知此止以辨襦之色士以下襦色相似故不言色惟以公與大夫有纁與朱之別故特言之非士以下無襦也云古文挾皆作接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儀禮之挾矢周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日干本作市日左傳作浹謂十日偏也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爲本字挾弓爲假借字與承珙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挾持訓接似不相近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有持義蓋交接之處必有所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趙注訓挾爲接猶訓挾爲持耳但挾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右挾之右手挾弦案卒射則無矢可挾故知爲挾弦是挾即持也徒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言挾也段說姝泥○

淩氏釋例云鄉射禮初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又曰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三耦卒射司射升堂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請釋獲司射皆升告于賓卒射及數獲

畢釋獲者皆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三射司射升
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餘皆如初射大射初射請射司射自
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三耦卒射司射適阼階下北面告于
公再射請射于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
階上命賓御于公又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卒
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阼階下北面告于公三射司射適
阼階下請以樂于公公許餘皆如初鄉射告于賓者尊賓
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鄉射初射告賓復告于主人者尊賓
主人敵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賓者尊賓以耦公也告
賓于西階者賓在西階也告公于阼階者公在阼階也大
射再射升自西階請射于公者便于命賓也告賓于階
上告公于階下者君臣之義也此鄉射大射之別也

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疏〕正義曰注云言

某不能謙也者敖氏繼公云不能謂不善射也高氏愈云
賓辭不能不欲以德藝先人也云二三子謂衆賓已下者
賈疏云謂除三耦之外道射者而言章氏協夢云二三子
謂有司也司射告賓以有司請射故賓言某本不能特爲
二三子之請不得不許耳注專指衆賓恐未備胡氏肇昕
云鄉射本爲衆庶習禮非爲賓一人故賓辭言某本不能

特爲衆庶習射己不得不許耳注言衆賓已下則已通射者而言矣韋說失之敖氏云爲二三子許諾見所以不辭而卽許之意向者賓爲射而來故至是不敢辭但謙遜而已高氏愈云爲二三子則以衆賓樂此不能獨異也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不請射于主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人尊賓之義也賓許之辭主人與聞之矣必告之者禮當然也阼階上告主人惟北面東似衍文上言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足以見之矣北面告變於君也大射儀司射東面請射于公褚氏寅亮云、、觀此知主人之席在阼階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非也

右司射請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疏】正義曰注籌楅豐也校勘記云楅監本誤作福後竝同　云納內也者案內義與入同吳氏廷華云與射及執事者皆庠序中人何賓黨之可言至投壺爲燕法主歡此

亦有飲酒何獨不主歡卽日習禮何賓黨習而主黨得不
習邪況此事是公事主人亦是公主人弟子鄕應在習禮
之內蓋鄉學中之學士不當以賓黨言也據疏以賓黨在
西經言西面命之故知爲賓黨不知射事諸執事皆在西
此納器於西故弟子在西
以待事非賓黨在西之謂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
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
上堂西廉正義曰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者敖氏繼公云
矢亦北括疏初納之時總置於堂西未有所分別旣則陳
其弓矢如下文所云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
下此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者敖氏云此以弓位之
上下見尊卑也下文云東房東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
序西堂西之弓其亦皆北上與堉案敖說是也堂西者西
堂下也東序東者東夾之東也西序西者西夾之西也卽
東坐西坐衆弓倚于西堂下而矢在堂廉賓主人大夫之
弓則倚于東西堂之上故下文曰主人堂東袒決遂執
弓賓于堂西亦如之謂賓主人各在堂下取弓于堂廉而
執之也卒射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謂釋於故處也則
賓與大夫之弓在西序西明矣若西序則西夾之牆不應

賓與大夫之弓獨在堂旣在堂賓何以在西堂下執弓自唐石本始脫各本因之郝氏敬云西序堂上西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鏃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于堂西階下矢在階上

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於東房也矢在其下北括疏正義曰姜氏兆錫云賓與大夫之弓矢亦在西序主人之弓亦倚於東序矢矢在其下北括皆互文也高氏愈云倚弓矢各有其地主賓不相混貴賤不相錯蓋禮貴有別如此

右弟子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古文曰某從于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凡耦尊者立右爲上射武事尚右左爲下張氏爾岐云御進也侍也進而侍射於子尊辭也盛氏世佐云某字也某子氏也下射稱字上射稱子亦尊卑異辭也堉案義疏云堂西蓋堂之西偏所謂西堂下也大射有次在東故三耦俟于次次西出故耦亦西面此無次射位則

猶彼經之次堂西之位則猶彼經之次北也堂西當南出故耦亦南面西面西面北上尚右此南面東上乃尚左者大射之次與此經射位東西相向大射次中北上此經射位亦北上雖東面異面其北上則一堂西之位在末就射位之先與射位別則亦率其上射在左之常而已　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也者敖氏繼公云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爲耦也上下射相配謂之耦命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其命之惟以所立之序爲先後故不復變位既命耦乃定所謂比也胡氏肇昕云敖氏解比字與注爲異然必選次其才相近者乃可合之爲耦周禮大司馬比軍衆注比校次之也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比校次其人之在否此比耦與周禮同義故云選次其才相近者也云古文曰某從于子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鄭彼注云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華嚴經音義引倉頡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文

右司射比三耦

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涖酒爾今射司正無事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曰以其始與射事故名爲司馬此時之位其西面於觶南歟司正爲司馬遠辟君禮也大射儀司馬二人司正加故郝氏敬云前立司正爲旅酬今未旅而射郎以司正充司馬供射事高氏愈云飲則爲司正射則爲司馬蓋才之優者無不宜故皆使其人爲之儀禮釋官曰司正主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職相兼此大夫士之禮大射儀則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爲之與此異也韋氏協夢云此時司馬之位已在司射虛位之南下唯云反位則反已立於此矣不著之者是時司射位未定不得先見司馬位也

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命之繫左下綱耳乃云張侯者以張侯之事成於此故也注云事至也者賈疏云上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今命弟子說其東不致地遂繫左下綱於植事至故也云今文說皆作稅者詳見士昏禮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

【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射中者獲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執矢中揚旌唱獲時

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北正中

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也倚之於此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反於西方之位也倚旌而未負侯蓋當誘射之節則異於耦射也且行事亦空有漸郝氏敬云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

右司馬命張侯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階前也樂謂瑟也亦西面命之郝氏敬云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瞽遷樂于下辟射位也吳氏廷華云弟子工之弟子即上相者也上縣於洗東則不必遷此云遷者蓋指瑟云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

笴矢幹也今文無南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序也堂東堂也堂前三笴坐處之北也必空三笴也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惟工耳亦無席盛氏世佐云坐必於

席蓋遷樂時并工席亦遷之也敖云無席非方氏苞云鄉飲酒禮著工之降降而不見所坐之地故互見於此彼注云降立於西方設　注云笴矢幹也者賈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胡氏肇昕云考工記以笴厚爲之幹羽湙注笴讀爲槀謂矢幹古文叚借字又坳胡之笴注古今矢幹也是矢幹謂之笴也云今文無南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敖氏謂堂爲東堂案阼階下之東南卽堂前不必以堂爲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笴爲度疏引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笴是去堂九尺然則經文堂前三笴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字非是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工西面北上以南北爲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爲列故云不與工序也敖氏繼公曰北面者蓋變於堂上之位堂上則樂正與工同面盛氏世佐云以上三節皆一時事當司射比三耦之時司馬卽命張侯倚旌而樂正命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眞有先後也

右樂正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之辭拾

更也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讓者下讓其上也取云拾者謂更迭而取之也司射以此二者命之韋氏協夢云讓與至於階三讓之讓同謂上射讓下射也司射既比三耦三耦上射先行下射從之上必讓下敵者之禮也敖氏謂下讓其上未確郝氏敬云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以相襍越皆司射命也姜氏兆錫云命各與其耦讓者射以觀德命之揖讓以審其比禮比樂之意此鄉大夫所謂退而以五物詢眾庶者也拾取弓矢亦其中和容之一徵故首命之張氏爾岐云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卽司射之所以命三耦者胡氏肇昕云郝氏姜氏皆於讓字絕句張氏於矢字絕句拾字別一句盛氏世佐以郝姜爲得今案當以張氏爲長各以其耦讓取弓矢此命其取弓矢之辭拾者言其取之有次不相襍越也 注云猶有故之辭者案上文云司射兼挾乘矢又云司射不釋弓矢此云猶挾乘矢故云有故之辭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

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弣弓把也敖氏繼公云有司弟子主授受弓矢者如此授之是竝授也 注云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

者方氏苞云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質言之而別言有司獲者則非弟子明矣注以爲弟子非也禮必有義弟子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供若授弓矢唱獲必有司習事乃能無愆於儀度使以弟子易之設倉皇失措而取觥撻非所以誘敎也

遂授矢受於納矢而授之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遂則亦授弓者授之也上云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是既納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羃于堂西主授受之事故此時復執以授之胡氏肇昕云經凡言遂者皆相因之辭上文言有司授弓授弓訖因遂授矢卽一人也當以敖說爲正

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未違俟處也搢插也插於帶右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插三矢於帶閒挾一矢於第二指閒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日个○校勘記云注兩插字釋文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定案今本釋文亦作插注雖宋本作捷見張淳士冠禮識誤 云搢射插也插於帶右者賈疏云云以其左手執弓右手抽捷而射故知插於帶右故詩云左旋右抽案插釋文作捷與插古字通用樂記注亦云搢猶捷也釋文捷本亦作插又與扱通士冠禮鄭注建梱扱捆於體中釋文扱作捷本又作插後人知搢之爲插不知捷之與插本同義也因改注中捷爲插幸有釋文猶可

見鄭注之舊也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下經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又云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然則此時司射之位少南於洗而西當榮與司射先立於此欲三耦知其位也張氏爾岐云中謂鹿中以釋獲者其設之處南當楅西當西序此時尚未設中云所設中之西南者擬將來設中之處也

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亦每耦竝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西之儀也立于其西南又以司射所立處爲節也俟俟作射案三耦本俟於堂西至此始違俟處進而立於司射之西南以俟射也

右三耦取弓矢俟射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个單疏本標目作箇注云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者賈疏云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定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而南東面也敖氏繼公云復云東面者

以其遠於舊處且明旣還而後搢三挾一也三耦之北其正位之西也立於此者示三耦以揖進之節耳張氏爾岐云據注及疏言司射本立於中之西南今命三耦已復還立此經上文先字非先後之先乃舊先之先愚詳經文似當仍作先後字爲安此復言之者欲言其將誘射故復從立處說起耳姜氏兆錫云司射原在中之西南東面因三耦來立於其西南其時司射卻身而遜避以便其進立至三耦立定隨復回向三耦之北東面而立注云復言之者明卻時還也味文義當是如此而疏說未明故順其意而發之盛氏世佐云司射自請射之後即於階前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于堂西又命三耦取弓矢其初固未有定位也經云先立者謂先三耦而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以示射位也下經云司射先反位與此先字義同其非舊先之先明矣張氏辨之甚當然其自爲說亦非也案上經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見司射之位在其東北也此云立于三耦之北則進而西矣旣還故位嫌其所面亦異故復云東面以決之非複出也由三耦東北進而立于其北未嘗有所退卻回還也注云卻時還亦非埴案司射本位在三耦之東北至是將誘射故就射位立于三耦之北及射畢搢扑反位則反於本位不復向射位兩位蓋各自別

揖進

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

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几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左物下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自揖進以下皆教三耦以射儀也誘射而就左物者亦以其爲主黨也序州黨之學堂即庠也鄭氏以爲鄉學是也當黨屬於州州屬於鄉以此言之則三者之學其小大深淺可知矣序則鉤楹內繞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棟也堂則由楹外謂循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楣也蓋射者必履物而物之在堂有深有淺故爾夫此篇以鄉射爲名而其禮乃及於州黨之學者其故何哉蓋君子之居居是鄉或有近於庠者或有近於序者故其射也各隨其居之所近而因便會聚於其中以行禮焉此其所以不容不異也郝氏敬云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射也揖進即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塗北向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楹即今廳中四柱負棟者鉤楹謂近檐一

兩楹內可鉤行古人堂牖戶皆在後楹閒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閒戶牖室也後楹東閒戶牖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淩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淩氏釋例云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司射誘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大射儀司射誘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升堂之前三揖也鄉射初射上耦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賓主人大夫揖猶耦進揖也由其階降揖猶當階揖也由其階階下揖猶及階揖也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大射初射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司射誘射者教射也故其儀與耦射同也大射有次在洗東南故出次西面揖鄉射無次但於堂西袒決遂故耦進東面

揖也大射賓侍君射不揖者君尊不降階賓不敢與之稱
也○校勘記云注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為鄉學序徐本通
解俱作庠敎氏作序案敎引鄭注雖作序然其說云序州
纂之學堂卽庠也鄭氏以為鄉學是也是敎氏所見本亦
作庠偁誤寫作序耳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謝徐本通解
要義楊氏俱作榭下竝同案春秋左氏經作成周宣榭火
公羊經作成周宣謝災鄭引公羊經而疏以左氏經釋之
非鄭意也且說文無謝字左氏穀梁之作榭未必非後人
所改當從言為正　云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淡
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鄉飲
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
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
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
后氏之學亦非也者賈疏云注云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者
周禮地官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是也云凡
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者鄭廣解
榭名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謝及此
州立榭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
從榭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
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

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盛氏世佐云
禮記學記云術有序周禮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
于序本記云序則物當楣皆作序此古文作豫誤也鄭公
從之者取其與榭字略似便改讀以求合於爾雅無室曰
榭之文耳詎知榭是臺上之屋所以臨觀講武與此州黨
學舍絕不相干不可援以爲據也若夫序之無室其證有
三而爾雅不與焉蓋序爲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小於
鄉學之庠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庠同又須留餘地以通行
禮者之往來若復去四分之一以爲室其勢必不能容一
也庠大於序而射者所履之物止於當楣楣棟前一架也
序小於庠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其有室則室之牖前爲
賓席席前又設薦俎與物同在一架之內能無礙乎二也
又以經文證之序本與庠對今以堂對言者互文也堂者
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故言序則知堂之爲庠矣言
堂則知序之無室矣其言簡而義該如此三也之三者皆
足以明序之無室鄭公不一爲括出而輕改經文以申己
聽過矣若以序爲夏后氏之學其說出於王制明堂位與
孟子異未知孰是然郎謂周人立夏之學於州去室而仍
取序名亦無不可何必改序爲榭邪凌氏釋例云注既云
周禮作序矣復以今文豫作序爲非且下記云序則物當

棟正作序字疑注說不然也胡氏承珙云鄭於經豫字但
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爲謝所以存古字古音此既以序爲
非而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幷下記諸序字皆不破之者
蓋以序榭字本通耳經義聞斯錄曰案鄭氏之意蓋以豫
序同爲叚俗字本字當作榭故後注有云或言堂或言序
亦爲庠榭互言自作庠榭然周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安
知不又以夏后氏之序爲州黨學邪記云序則物當棟堂
則物當楣記與禮之堂皆謂庠古人屋皆五架則中爲棟棟
之前有楣有庪棟之後亦有棟有庪序無室庠則後當楣後之
南爲堂北爲室故序則物當棟後餘兩架庠則物當楣後
亦餘兩架而庪之入庭深淺亦視此爲率以庪道之五十
弓爲定也楹當楣下物當棟在兩楹北故鉤楹內當楣適
扗兩楹之閒故由楹外此篇司正洗觶升階亦由內楹內
阼階受命于主人司馬升堂命去庪命去矢亦皆鉤楹內
立於物閒蓋此本州序習射之事也而鄉大夫詢衆庶
亦用此禮故幷篇之物當楣由楹外言之或疑鄉庠州序
之內各有序有堂似非胡氏擘昕云案諸家皆泥於州長
射於序之文故說多室礙而雖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
定制也而經於鄉射兼言堂者以禮或有兼行於庠者其
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幷及之玩經文豫則鉤楹內堂則

由楹外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分言庠序非專爲州長習射而言也鄉射記射自楹閒注云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此鄉射亦行於庠之明證禮經古文作豫今文作序豫序皆從予得聲古相通用鄭讀豫爲榭者以爾雅無室曰榭豫亦無室故讀從之說文無榭字古俗謝爲之故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經宣之謝災鄭此注即本公羊之文謝與豫序古音亦相近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取同音爲訓序之訓爲射猶豫之讀如謝也云左物下物也者張氏爾岐云物者以丹若墨畫地作十字形射者履之以射左物下射所履故云下物也姜氏兆錫云物者猶物色之物大射禮云若丹若墨畫物而午是也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

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

【疏】正義曰淩氏釋例云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鄉射禮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司射誘射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此升堂之後三揖

也鄉射初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賓主人射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三射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諸公卿射升如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又始射司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再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三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鄉射大射皆同此揖亦在升堂之後然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餘耦皆無也鄉射或於庠或於序故曰鉤楹內由楹外大射用三侯故曰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其禮旣殊故誘射亦異也

注云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者朱子曰注意若曰左足履物視侯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則是立矣以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旣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敖氏繼公云左足履物履從畫也大射儀曰司射由下物少退則履物者嘗履其從畫也不方足未暇北面而立也他時凡欲還者

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還而南面也右還者爲下
射宊向上射也既視侯中乃俯視而正足則視侯中之時
右足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
端也亦左先而右夾之張氏爾岐云左足履物不及併足
右足初旋已南面視侯乃俯正足而立是其志在於射也
吳氏廷華云還者北面及物履物後乃還而西面立又轉
首南視侯也不方足者未及併足卽視也據此則古射者
亦側立西向左手把弣向南與今同惟併足而立與今之
不丁不入者異記所謂志正體直者非必正面向侯也稽
氏寅亮云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橫畫之正距還身正足
之時右足必履橫畫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蓋兩足之
閒也拔氏謂履縱畫者非左足履物勢必右還其身而後
向南謂下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也盛氏世佐
云射之立法與他時異他時併足而立可也而射者之先
則不可併則不可一射聖人於此恐人或有未嫺也故射
於射位畫爲一縱一橫之物而使之取正旁司射於誘射
之時既視侯中卽俯而視足以察其合法與否皆所以教
也方足者併足而立也此常法也正足者正其足於物也
物一縱一橫履之者亦左足縱而右足橫如其所畫也至
今射者之立取象於丁猶古人畫午之遺意注於正足方

足之分莅然莫犇而敖氏遂以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其身正南面而立矣將何以支左詘右而射乎蓋自文武殊科而射爲武事於是習於射者既不能講明容體以證於經而儒生學士游於藝者蓋寡又徒守紙上之空言謬誤相承莫能是正而義遂晦矣此愚之所以讀之而慨然也至於疏說之誤則由讀注之不審云左足至右足還者謂志在於射故左足甫至物右足即還不及併足而立也又云併足則是立也者反言以明之耳疏以右足還三字連下爲句則非矣得朱子之解注意始明而近世又有謂左足至爲句右足還併足爲句則是立也三句皆是反言者亦失注意

不去旌 以其不獲

疏 正義曰賈疏云以其旌擬唱獲令以三耦誘射不唱獲故不去旌也敖氏繼公云倚旌於侯中而不去者以誘射不主於中且不獲也郝氏敬云凡射獲者持旌侯西唱獲此敎射不計獲故旌倚侯不去也褚氏寅亮云旌倚侯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侯也必不中旌故可不去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見中侯不中旌也注以不獲釋之微矣方氏苞云注謂以不獲敖氏謂不主於中皆非也發而不中倚可以敎射乎疑旌之高不揜正鵠倚於侯之中央在正鵠之下惟司射發必中的不失分寸故不去旌以

爲表儀使人則傚是以誘射畢始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三耦射則去之正恐矢或集於旌而貫於侯也胡氏肇昕云方氏悳凡說經未可據當以舊說爲正

誘射誘猶教也【疏】正義曰誘引導也亦有教之之意**將乘矢**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言此者必四矢盡發也大射儀誘射以四矢射三侯胡氏肇昕云射義云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是注所本**執弓不挾右執弦**不挾矢盡【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執弓左執弼也挾弓者以大互指鉤弦也此不挾則但執弦而已也**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今文曰適序西【疏】正義曰改作一个校勘記云作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楊氏俱作取是也○敖氏繼公云南面揖揖退也揖如升射謂如其當物升堂之揖也云出于其位南見是時未有司馬西方之位也自賓與大夫之外凡南行而適堂西與堂西出而北行者皆由於此惟發於其位及反位者則否張氏爾岐云司射位在所射中之西南東面今乃出其位南北迴遹堂西者疏以爲數衆耦威儀之法故也衆耦

射畢皆當自此適堂西釋弓脫決拾也吳氏廷華云上司射立于中之西南東面三耦又立于司射之西南東面北上司射升堂誘射畢降階南行出于其位之南則當與三耦立處相當蓋三耦本立於其位之西南也司射至此乃西面行與上耦對至上耦前乃轉而北行至堂西取一个挾之卽從堂西取升然後反位其反位仍由故處自階西至堂西自堂西南行至上耦前西向作之乃轉身東行轉北反位褚氏寅亮云乘矢已射訖故更取一矢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　注云今文曰適序西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上文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眾弓則皆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此司射取矢自當云適堂西又大射儀司射誘射畢亦云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扑所以撻犯敎者書曰扑作敎刑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搢扑者以三耦將射也張氏爾岐云反位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也方氏莅云扑作敎刑平時庠序之所用也至習射則必有大過而後撻其不中者飲之而巳而司射非有事於堂上必搢扑正以示眾射者容體不比於禮節不比於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觥代也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

繹己之志矣周官閭胥掌敂撻罰薹功事役事庶人則以撻罰禮事則吏士以觥罰耳

右司射誘射

卷八終